安大简《诗经》“侯”臆解

（首发）

王宁

枣庄广播电视台

徐在国先生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〈诗经〉诗序与异文》一文介绍：

“新发现的简本国风只涉及六国，根据简文记录和实际查验，存诗58 篇（含残篇），包括《周南》11 篇、《召南》14 篇、《秦》10 篇、《侯》6 篇、《鄘》7 篇、《魏》（《唐》）10 篇。其中《侯》与《魏》、《魏》与《唐》还存在较复杂的关系。”[[1]](#endnote-1)[1]

其中的《侯》是《毛诗》中所没有的，黄德宽先生说：

“尽管其中《侯》与《魏》、《魏》与《唐》还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，《侯》是否就是《王风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，但国风各组收诗数量、篇序与《毛诗》及有关文献记载总体来看差距并不是很大。”[[2]](#endnote-2)[2]

据黄先生此说似乎是认为《侯》可能是《王风》。夏大兆先生认为“安大简《诗经》底本可能是晋国的一个抄本或摘编本，流传到楚国后，楚人将其重新抄写，所以具有明显楚文字风格。”所以认为《侯》为晋诗，“侯”是来源于晋侯之“侯”，又论之云：

“简本‘侯六’之‘侯’为晋国自称，故无须再标出‘晋’。简文‘侯六’之下有‘鱼寺=’，应读为‘作吾之诗’。‘作’字异体。‘鱼’，读为‘吾’，第一人称代词，指上文‘侯六’之‘侯’。《上博六·孔五》‘鱼道之’之‘鱼’，整理者读为‘吾’。《韩诗外传》九：‘皋鱼。’《说苑·敬慎》作‘丘吾子’。《国语·晋语二》：‘暇豫之吾吾。’韦注：‘吾读如鱼。’‘寺’，右下有合文符号，读为‘之诗’。这正如《春秋》经是鲁国的编年史，凡说到鲁国皆称‘我’，共有50处，无称‘鲁’者。”[[3]](#endnote-3)[3]

还有人认为安大简《诗经》的“侯”，似当读为“句”，即安邑旧有的句地，亦即《苍颉篇》的“䧁乡”。[[4]](#endnote-4)[4]

笔者感觉这些说法都有可商。首先，《诗经·国风》各篇的命名都是以国名为名，无一例外，唯独《晋风》以爵名自称“侯”非其体例，《毛诗》中有《王风》，“王”《诗谱》中写作“王城”，是指王城之诗，也不是指王称；其次，根据徐先生文介绍：

“《侯》六篇（第72～83 号）的篇次是《汾沮洳》《陟岵》《园有桃》《伐檀》《硕鼠》《十亩之间》。《十亩之间》后标记“侯□六”二字，表明这组诗归为‘侯’，共6 篇。但是，该组所列诗属于《毛诗·魏风》，仅缺首篇《葛屦》。”

又说：

“《魏》九（十）篇（第100～117 号）的篇次是《葛屦》（魏风）《蟋蟀》《扬之水》《山有枢》《椒聊》《绸缪》《有杕之杜》《羔裘》《无衣》《鸨羽》（唐风）。第117 号简标记‘魏九□葛屦（以下空白）百十七’（四四∶ 22+四七∶ 5），表明该组诗简本归为《魏风》，以《葛屦》为首篇。”

据此，安大简本里没发现《唐风》，恐怕也不会有，因为《侯》和《魏》已经包含了《毛诗》之《魏风》和《唐风》的所有篇章，很难说再有个《唐风》，也就是说单从诗的篇章上看，安大简本《诗经》也是《魏风》《唐风》都有，只是它把《魏风》和《唐风》互换了篇题，本来是《唐风》的诗变成了《魏风》，本来是《魏风》的诗变成了《侯风》，《侯风》就相当于《唐风》。黄德宽先生指出“国风各组收诗数量、篇序与《毛诗》及有关文献记载总体来看差距并不是很大”，那么《侯》是《王风》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。

《毛诗》中的《魏风》、《唐风》是相次的，据《史记·魏世家》记载，魏本来是姬姓国，在春秋晋献公十六年和霍、耿一起被晋所灭，以封毕万，成为晋地，战国初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之后仍把三国称为“三晋”。《诗经》的“魏”是指没为晋灭的魏国，而“唐”就是指晋，因为晋国的始封君唐叔虞最初就是封在唐，《史记·晋世家》《索隐》说：

“而唐有晋水，至子燮改其国号曰晋侯。然晋初封于唐，故称晋唐叔虞也。”

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：“唐叔子燮，是为晋侯。”《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云：

“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。《城记》云尧筑也。《宗国都城记》云：‘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。今并理故唐城。唐者，即燮父所徙之处，其城南半入州城，中削为坊，城墙北半见在’。《毛诗谱》云：‘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，改曰晋侯。’”

《毛诗正义·唐蟋蟀诂训传第十》引陆曰：

“唐者，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。其地，帝尧、夏禹所都之墟，汉曰太原郡，在古冀州太行、恒山之西，太原、太岳之野。其南有晋水，叔虞之子燮父因改为晋侯。至六世孙僖侯名司徒，习尧俭约遗化，而不能以礼节之，今诗本其风俗，故云唐也。”

孔颖达《正义》也说“唐实是晋，故《序》亦每篇言晋也。”所以《唐风》实际上就是《晋风》，但《毛诗》称“唐”不称“晋”。那么或说“侯”是䧁乡就极不可靠，尤与诗题无关，诗名为《国风》，均当以国为名，“䧁”为安邑的一小地名，经传不见有载为国者，胡得以当泱泱大国之唐（晋），故此谬说不足置辩。

《毛诗》把《唐风》放在《魏风》之后，《正义》以为：

“唐者，叔虞之后，虽为大国，昭公则五世交争，献后则丧乱弘多，故次于《魏》下。”

这个说辞根本靠不住，要按照孔颖达的理论，魏国都被晋国灭掉不存在了，怎么还有资格放在晋国之前？那不过是编辑《诗》的人出于己意的排列，并没有什么深意，否则安大简本《侯风》又跑到了《鄘风》《魏风》前面作何解释？而从诗篇的排序上来看，仍旧是《毛诗》的《魏风》在前而《唐风》在后，只是篇题换了前后位置。

那么，《唐风》在安大简本里怎么成了《侯风》呢？在和几位同好讨论此事时，大家提出了各种可能的看法，而笔者可能是思维定式的原因，总觉得《诗经》中不可能用“侯”来代替“唐”，问题应该出在“侯”这个字形上，也就是说“侯”这个字很可能是个误字，要么是竹简抄手抄错了字形，要么是整理者之误释，但“侯”在楚简书很常见，误释的可能性比较小，抄手误书的可能性大。因为安大简至今未能正式公布，看不到原字形，这里只能作一下臆测。

在楚简文字中，“侯”字有两种写法，一种是最常见的“”（包二.51）、“”（上博六.天乙6），一种是相对较少的“”（包二.243）、“”（清华简二.容50），除了“矢”的部分，前一种从“广”形，后一种从“厂”形，安大简中的这个字既被整理者释为“侯”，自然是与之形同或形近的，但它所从的“广”或“厂”形很可能本是作“勹”形或反写的“勹”形，也就是上博简《周易》“（倗）”字外面的部分，春秋时楚国金文中作“”（楚叔之孙倗鼎.影彙410），齐国金文中作“”（叔夷镈.集成00285），许子将师镈写作“”（集成00153），[[5]](#endnote-5)[5]因此疑安大简此字形实是从勹从矢，象矢中人形，即箭矢射伤人的样子，而被误书作“侯”形，若果如此，则此字当释“𥏫”，或作“𥏻”，在传抄古文中这两种写法《古文四声韵》中都有：

《孝经》 《老子》[[6]](#endnote-6)[6]

或从矢昜声，或从矢伤省声。《说文》：“𥏫，伤也。”段注：“谓矢之所伤也。引伸为凡伤之偁。”其本义就是箭矢射伤人。

在传抄古文字中，《碧落碑》中“唐”字有如下写法：

 [[7]](#endnote-7)[7]

此字形又见《汉简》、《古文四声韵》引《碧落文》，不用说就是“𥏫”的异构，只不过把“矢”、“昜”倒换了一下左右位置，也就是传抄古文中是借用“𥏫”为“唐”。那么，再回到安大简上，那个所谓的“侯”很可能本是“𥏫”的表意字，自然也可通假为“唐”。因此笔者认为那个所谓的《侯》当是《𥏫》之误，也就是《唐》。

另外，夏大兆先生说：“简文‘侯六’之下有‘鱼寺=’，应读为‘作吾之诗’。‘作’字异体。‘鱼’，读为‘吾’，第一人称代词，指上文‘侯六’之‘侯’。”文中没有给出“鱼”前一字的形体，只说是“作”字的异体，但是由此已可知夏说必误。据徐在国先生文中介绍，安大简《诗经》都是在每风的篇题后面给出该风第一首诗的名称，它的《唐风》第一篇是《汾沮洳》，安大简本作《作鱼之诗》，“作鱼”就是“沮洳”，“作”与“沮”、“鱼”与“洳”都是音近的字，可以通假，故《作鱼之诗》就是《沮洳之诗》。

1. [1] 徐在国：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〈诗经〉诗序与异文》，《文物》2017年第9期，60-62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[2] 黄德宽：《略论新出战国楚简〈诗经〉异文及其价值》，《安徽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，2018年第3期，71-77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[3] 夏大兆：《安大简〈诗经〉“侯六”考》，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8年04期，119-125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[4] 子居：《安大简〈诗经〉“侯”风及清华简“厚父”试说》，中国先秦史网站2017-11-21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[5] 以上金文引自吴国昇：《春秋文字字形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，373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[6] 引自徐在国：《传抄古文字编》，线装书局2006年，793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7] 引自《传抄古文字编》，116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